# 四庫全書

史部

御製題東林列傳

東林講學始以正而終以亂馴致與明偕亡陳鼎叙爲列傳其序曰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天下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節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爲烈嗚呼是邪說也不可以不闢君人者以顯承祖業致太平安民物爲有光耳不能守祖業徒以國亡殉節爲有光有是理乎即如東林諸人始未嘗不以正其後聲勢趨附互相標榜糅雜混淆小人得而乘

之以起黨獄是開門揖盜者本東林之自取迄明亡而後已何取乎帝后殉節為有光哉鼎此邪說不惟為明君良臣之罪人亦實為正人君子之罪人夫正人君子豈有不顧其國祚之久長民物之安泰者哉且歷代名臣莫如皋夔稷契伊望蕭曹房杜王魏韓范富歐是皆非講學者也而其致君澤民實蹟古今爭誦之漢室黨人已開標榜之漸激而致禍即宋之周程張朱其闡洙泗心傳固不為無功然論其致君澤民之實蹟如向之

所舉若而人者安能並肩齊趨乎而蜀洛之門户朱陸之氷炭已啟相攻之漸葢有講學必有標榜有標榜必有門户尾大不掉必致國破家亡漢宋明其殷監也夫至國破家亡黎民受其塗炭者不可勝數而方以死節殉難者多為有光於古收講學之效則是效也徒成其為害真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陳鼎此書獨以裒集紀述本末粲然觀者或可資論世之助以為萬世之戒故録而存之而其邪說背理則不可不揭正以詔

為政者故題之簡端

乾隆戊戌孟夏月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七

東林列傳　傳記類三 總録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東林列傳二十四卷

國朝陳鼎撰鼎江陰人明萬歴間無錫顧憲成與高攀龍重修宋楊時東林書院講學其中欲以主持清議為己任一時聲氣蔓延趨附者幾遍天下互相標榜自立門戶而流品亦遂

糅襍而不可問天啟中魏忠賢亂政附閹諸人因東林以起黨獄一時誅斥殆盡籍其名頒示天下至崇禎初既定逆案始大加收録死者追卹生者擢用而魏崔餘黨尚在競思翻案議論糾紛小人之反覆其間者又各借東林之名以張其氣燄是非蠭起水火交爭彼此報復迄明亡而後已是編所載一百八十餘人盖即本於東林黨人榜及沈潅温體

仁等雷平蠅蚋諸録以節義炳著者彚載於前餘亦分傳並列臚叙事蹟頗詳其中碩士端人固所不乏而依草附木者實繁有徒其流品混淆非但難語於宋之道學諸儒亦未可擬於漢之黨錮而樹幟分朋干撓時政其患卒隱中於國家足知黨論一開貽害必有不可勝言者此書仿龔頤正元祐黨籍傳之例各加紀述於諸人之姓名履貫無不本末

粲然俾讀者論世知人得以辨別賢姦而推原其致弊之所以然其亦可為烔鑒矣乾隆四十三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東林列傳原序

前朝梁溪諸君子講學東林垂五十年天下靡然從之皆尚氣節重名義及國亡帝后殉社稷公卿百職以及士庶人百工技藝婦人女子皆知捐軀效節殺身成仁講學之功效在五十餘年之後亡國有光於明為烈余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内舟車所通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廉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十六百餘人節婦烈女在外撫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餘卷稿成

欲上之史館攜詣京師寓崇文門夜為偷兒胠去僅存姓名錄五卷葢目錄也自慰忠義猶得藉以不泯每思先梓以傳於世柰貧故勿能焉慨自東林講學以來風氣頓回賢良疊出柰崔魏煽禍逆璫熾虐繼之逆案諸奸揚灰播燼反指東林為邪為黨終之愍愍兩朝斬艾放逐殆無虛日至於國亡之後學者竟以東林為禍寔緘口結舌不敢道焉或有耆老齒及者後生小子輒搖首頓足其畏也若洪水猛獸決逸而來逃死不暇局勢

之變乃至於此余也深為太息今春寓梁溪惠山倪高士祠繹行笈亂稿得若干人皆東林諸賢也因宿愁羇旅中編東林列傳二十四卷嗚呼前朝待士之隆越三代其得士之報亦越三代矣然非東林諸君子講明聖學闡發義理激揚廉恥烏能視國如家視君如父趨義如流視死如歸踵相接而肩相摩耶嗚呼非講學之成效歟有何可畏哉然是傳忠烈中五十之一耳若觀殉難諸賢姓名錄則知有明忠烈之盛軼漢晉而超唐宋

遠矣嗚呼學之不可不講也江陰陳鼎識

凡例

一東林書院本在無錫城東弓河上宋政和間楊龜山先生從京洛南旋僑寓於此與諸賢講學十有八年之所也歷南宋元明久已傾廢至正德嘉靖間邑先達邵二泉乞休居鄉在城南別建東林書院祀龜山及諸賢於內與門人華雲等講學於中故列傳首龜山次從遊之羅仲素喻子才尤延之李元德蔣良貴胡德輝六君子次即列二泉以其為東林發軔之賢也

一東林書院自宋至明久湮故址至萬歷中鄉先生顧
涇陽昆季罷官歸求弓河故址與同里高景逸重復
興起而龜山之講堂遂還舊觀四方學者始集故是
傳首列涇陽昆季次即景逸起於萬歷止於崇禎至於
本朝人物以俟後之君子
一是傳皆本七錄及東林黨人榜并熹宗實錄七錄者
曰天鑒曰雷平曰同志曰雜稗曰點將曰蠅蚋曰蝗
蝻七錄所載或百餘人或二三百人或多至五百餘

人黨人榜者逆璫魏忠賢於天啓五年十二月乙亥
朔矯旨頒示天下禁錮東林諸君子生者削籍死者
追奪或逮問追贓之文告也又有前鋒及後勁二榜
皆載清流姓名余則按其姓氏稽其仕籍或趨其里
居叩其父老詢其子孫或考之記聞核之志述采之
史傳國冊諸書而為編次其或姓名雖載七錄生平
無所建白未遭逆害并有人品不甚端者概不入
一七錄所載不盡東林人也雷平錄或謂出於沈漼本

欲聳上聽逐諸賢以罷去而輟蠅蚋錄則出於温體仁薙稗錄或謂出於陳演或曰出自楊維垣有孫黨昆黨秦黨楚黨齊黨趙黨鄒黨東林黨浙黨之目點將錄則出於魏廣微蝗蝻錄則出於阮大鋮又有續點將錄續蠅蚋錄則併七錄而盡歸東林矣或曰續蠅蚋錄及蝗蝻錄乃復社諸君子也計二千二百五十五人惟兩陜滇中無人七錄所載有與東林毫無干涉者以睚眦私忿而並入焉彼既以為東林而害

之余即以為東林而進之

一東林弓河書院毁於逆璫高景逸顧庸菴兩先生移建於錫城東門内更名道南終崇禎朝講學甚盛從遊者益衆主席者亦不一其人而其分則為復社又分而為幾社數千人然講者聽者或無功業於世或鮮道德於身徒事口舌講論誦説乃或偶踵東林之門或偶聽講於東林或出些微少資於東林或假肄業於東林以博科第或附影射於東林以求名高或

執役服於東林以志求食或入鄉賢名宦不可得而借足於東林或甘阿勢求榮以趨承而邀福於東林者究之聖賢之學性命之理茫然不知曰我東林也我祖我父東林也居然欲附於大賢之列國人皆曰不可諒諸君死而有知自亦以為不可余固以為不可也槩不入

一是傳不分朝代及科第先後總以死難死節諸君子行狀相類者彚集於前餘則因其比而列之則死歿

之先後歲月之參差概不能一
一是傳七錄及黨人榜所載者或前是而後非或始君子而終小人或言伯夷而行盜跖蓋棺之後論其人品則或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或並非清流而逆璫誣為清流言行皆不足取法者概嚴不入
一是傳名教所關流為二氏者即屬東林亦嚴擯之或先從二氏而卒歸儒者則進之如熊開元姜埰方以智輩本清流人物也及其老而為僧故不入如章如

金等幼本黄冠及長歸儒又從事理學故進之

一是傳啓禎兩朝事大都備十之七八矣若刪去一二

則東林始末不彰焉且死節諸君子炳若日星豈可

湮沒況有關於東林者乎故不敢遽去也讀者幸諒

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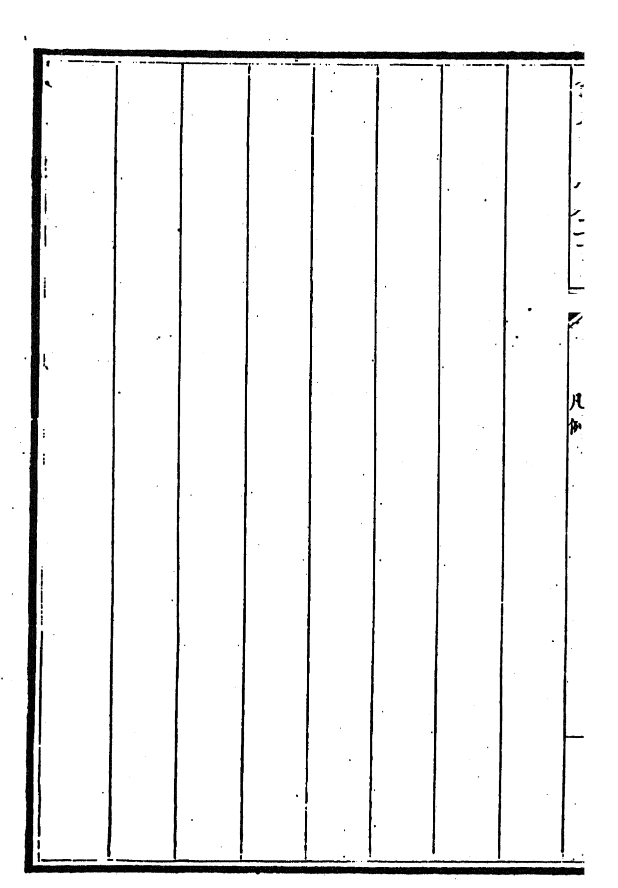
一是傳實有清流人物或至其籍問其子孫則飄零異

地詢之父老則凋謝無存捜之載紀又乏其著述考之

史傳竟無其故事故無從立傳惟附於諸君子傳中

而已如曹于汴鄭三俊等皆清流人物也俱不得其事實倘有見聞確者請示我以便續入集中

一是傳史家體也每多慷慨激烈之言牢騷不平之語怨天尤人之句然不如是則無以示勸懲慰幽憤矣非若理學家言一味温厚和平牖人於中庸之道也若飣餖先生指為激烈斥為怨尤則請先讀二十一史知史家體裁而後可也



東林列傳卷十一

江陰 陳鼎 撰

宋

## 楊時傳 本宋史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異能屬文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絶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

禮見顥於頴昌相得甚歡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程頤於洛時葢年四十矣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二程深推服之時疑其近於兼愛與其師頤辯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荆州教授時安

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囘以聞召為祕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

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跡由是分為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熈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内事外時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為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居四達之衢無高山巨浸以為阻衛士人懷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

登對立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

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

不免敗衂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

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為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略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刼擄驅掠無有紀極誓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

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冦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

為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為害當見

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為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故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為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

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
愛為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
無後艱爾自古釋之者未有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
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
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
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學者
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
者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

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時㑹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並罷時亦罷祭酒時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吕公著韓維范純仁吕大防安燾輩建中初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宫時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提舉崇福宫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為戰守之備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陛對言自

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為務除兼侍讀乞修建炎
會計錄乞恤勤王之兵乞寛假言者連章丐外以龍圖
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
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為事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在東
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之暨渡
江東南學者推時為程氏正宗與胡安國往來講論尤
多時浮沈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
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闢王氏經學排靖康和

議使邪説不作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熹張栻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孚廸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外史氏曰龜山先生學本二程昔明道諫神宗以正心窒欲為先伊川上書仁宗即以王道為心後事哲宗復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無非欲正君也先生劾王氏一疏引君於正道者其得之程氏之學深矣夫安石千古以來叛道壞俗之罪人也先生起而闢之出其正學以

正君心而君正矣罷其配享燬其新經而士於斯正民亦於斯正矣所謂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者其先生之正學乎此宋之所以不即亡而尚有偏安之苟延也非先生之遺歟

## 羅從彦傳 本宋史

羅從彦字仲素南劒人以累舉恩為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察之乃喜曰惟從彦可與言道於是

日益以親時弟子千餘人無及從彥者從彥初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從彥謝曰聞之龜山具是矣乃歸卒業沙縣陳淵楊時之壻也嘗詣從彥必竟日乃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奥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閒謁時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焉嘗采祖宗故事為遵堯錄靖康

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于

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此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夲學者稱之為豫章先生淳祐閒謚文質

外史氏曰先生不求聞達於世其經綸不少概見獨所

謂道德問學之淵源上承伊洛之正下開中興以後諸儒之緒昭然於兩間也

喻樗傳 本宋史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樂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樗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為人質直好議論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

鼎都督川陜荆襄辟㮀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㮀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㮀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㮀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閫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

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材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懽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

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遷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為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即位用為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

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奬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外史氏曰二程之學一誠而已先生學本龜山而傳於程氏者也其言曰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是言也有所由來矣然則先生之學其致君者在是其教人以事君者亦即在是乎

尤袤傳本宋史

尤袤字延之常州無錫人少穎異蔣偕施坰呼為奇童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宫紹興十八年擢進士第嘗為泰興令問民疾苦皆曰邵伯鎮置頓為金使經行也使率不受而空厲民漕司輸藁秸致一束數十金二弊久莫之去乃力請臺閫奏免之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頹毁甚袤即修築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後因事至舊治吏民羅拜曰此吾父母也為

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書計以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除袁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誰可為祕書丞者僉以袁對亟授之張栻曰真祕書也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先是張說自閤門入西府士論鼎沸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袁率三館上書諫且不往見後說留身密奏於是梁克家罷相袁與祕書少監陳騤各與郡袁得台州州五縣有丁無產

者輸二年丁税蠲凡萬有三千家前守趙汝愚修郡城
工纔什三屬𮗚戍之𮗚按行前築殊鹵莽亟命更築加
高厚數月而畢明年大水更築之墉正值水衝城頼以
不没會有毁𮗚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善政不絶
口乃録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知
除淮東提舉常平改江東江東旱單車行部覈一路常
平米通融有無以之賑貸朱熹知南康講荒政下五等
户租五斗以下悉蠲之𮗚推行於諸郡民無流殍進直

祕閣還江西漕兼知隆興府屢請祠進直敷文閣改江東提刑梁克家薦袁及鄭僑以言事去國久於外當召上可之召對言水旱之備惟常平義倉願豫飭有司隨市價糴科抑則人自樂輸必易集事除吏部郎官太子侍講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又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詔求闕失袁上封事大略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急而農民怨關征苛察而商旅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

失職之怨廩給朘削而士卒有不足之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囚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强暴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者豈特一事而已方今救荒之策莫急於勸分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乞詔有司檢舉行之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自南渡來恤禮散失事出倉卒上下罔措每有討論悉付之裒斟酌損益便於今而不戾於古當定廟號裒與禮官定號高宗洪

邁獨請號世祖衷率禮官顔師魯鄭僑奏曰宗廟之制
祖有功宗有德藝祖規創大業為宋太祖太宗混一區
夏為宋太宗自真宗至欽宗聖聖相傳廟制一定萬世
不易在禮子為父屈示有尊也太上親為徽宗子子為
祖父為宗失昭穆之序議者不過以漢光武為比光武
以長沙王後布衣崛起不與哀平相繼其稱無嫌太上
中興雖同光武然實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
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詔

羣臣集議袁上議如初邁論遂屈詔從禮官議衆論紛然會禮部太常寺亦同主高宗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丘取商高宗實為有證始詔從初議建議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袁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便懇辭以彰殿下之令德臺臣乞定喪制袁奏釋老之教矯誣褻瀆非所以嚴宮禁崇几筵宜一切禁止靈駕將發引忽定配享之議洪邁請用呂頤浩韓世忠趙

鼎張浚袁言祖宗典故既祔然後議配享今忽定於靈
駕發引一日前不集衆論懼無以厭服勲臣子孫之心
宜反覆熟議以俟論定奏入詔未預議官詳議以聞繼
寢之卒用四人者時楊萬里亦謂張浚當配食爭之不
從補外進袁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講又兼直學
士院力辭上聽免直學士淳熈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
詔議升配袁主紹興孫近陳公輔之説謂方在几筵不
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

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祔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祔之禮請俟喪畢議之詔可孝宗嘗論人才袤奏曰近召趙汝愚中外皆喜如王藺亦望收召上曰然一日論事久上曰如卿才識近世罕有次日語宰執曰尤袤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之何也兼權中書舍人復詔兼直學士院力辭且薦陸游自代上不許時內禪議已定猶

未諭大臣也是日諭袤曰旦夕制册甚多非卿孰能為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内禪一時制册人服其雅正光宗即位甫兩旬開講筵袤奏願謹初戒始孜孜興念越數日講筵又奏天下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書曰愼厥終惟其始又歴舉唐太宗不私秦府舊人為戒又五日講筵復論官制謂武臣諸司使八階為常調横行十三階為要官遥郡五階為美職正任六階為貴品祖宗待邊境立功者近年舊法頓壞使被堅執

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為議已言者因以為周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知婺州改太平州除煥章閣待制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雖特旨令書請有去而已必不奉詔甫數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袁繳奏者三竟格不下兼侍講入對言願上謹天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五事澄神寡欲保毓太和虛已任賢酬

酢庶務不在於勞精神耗思慮屑屑事為之末也陳源除在京宫觀耶律郭莽除承宣使陸安轉遥郡王成特補官謝淵李孝友賞轉官吳元允夏永壽遷秩皆論駁之上並聽納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横行裒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勲賢之後不宜首壊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裒復奏侂胄四年間已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今又欲超授四階復轉二十年之官是朝廷官爵專徇

佤冑之求非所以為摩勵之具也命遂格上以疾一再不省重華宫袤上封事曰壽皇事高宗歷二十八年如一日陛下所親見今不侍倦勤以宗社付陛下當思所以不負其託望勿憚一日之勤以解都人之惑後數日駕即過重華宫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左遷袤率左史樓鑰論奏疏入不報皆封駮不書黄耶律郭晗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内批特與書行袤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爵禄者祖宗之爵禄壽皇以祖宗之天

下傳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震怒裂去後奏付前二奏出衷以後奏不報使吏收閤命遂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衷力言其濫乞痛裁節上從之嘗因登對專論廢法用例之弊至是復申言之除禮部尚書駕當詣重華宮復以疾不出幸同列奏言壽皇有免到宮之命願力請而往庶幾可以慰釋羣疑增光孝治後三日駕隨出中外歡呼兼侍讀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論

事往往不行如黄裳鄭汝楷事遷延一月如陳源者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為駭聞向特立得志之時昌言臺諫皆其門人竊弄威福一旦斥去莫不誦陛下英斷今遽召之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若以源特立有勞優以外任或加錫賚無所不可彼其閑廢已久含蓄憤怨待此而發倘復呼之必將潛引黨類力排異已朝廷無由安靜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袁積憂成疾請告不報疾篤乞致仕又

不報遂卒年七十遺奏大略勸上以孝事兩宮以勤康庶政察邪佞護善類又口占遺書別政府明年轉正奉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袠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為道學將攻之袠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茍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己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

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願徇名必責其實聽言必觀其行人才庶不壞於疑似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姦使真偽相亂耳待付出戒敕之衮死數年侂胄擅國於是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衮爲知言嘗取孫綽遂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稿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嘉定五年謚文簡子棐概孫㷮禮部尚書

外史氏曰先生每公退輒閉門謝客以抄書為事其子弟及諸女婢亦計日分抄故其家藏書積至萬卷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抄書共若干卷將彙而目之幾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嗚呼先生之讀書若此宜乎其學之正也

## 李祥傳 本宋史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為能每事下

有司必監視鍛鍊因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謗朝政鞫於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主管户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

迭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乞官賜錢末銷濫惡者更鑄紹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揺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臣至意忽禮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請開道學之禁後為言者

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沖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外史氏曰先生所學大公至正故能以公心發公論而動一時也汝愚之誣賴以明道學之禁賴以解而衰宋為之一振所係豈小哉

蔣重珍傳 本宋史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簽判建

康軍丁母憂改昭慶軍尋以公事與部使者異議請祠
易簽判奉國軍紹定二年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
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界限明則
知有天下治亂而已何樂其尊知有生民休戚而已何
樂其奉且論苞苴有昔所未有之物故吾民罹昔所未
有之害苞苴有不可勝窮之費故吾民有不可勝窮之
憂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不可明年待命雲川移文閤
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

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不退託於人盡破恩私求無愧於己倘以富貴之私視之一言一動不忘其私則是以天下生靈社稷宗廟之事為輕而以一身富貴之所從來為重不惟上負天命與先帝聖母至於公卿百執事之所以望陛下者亦不如此也昔周勃令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霍光令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令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曰此丞

相意一時恩怨雖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陛下焉有為天之子為人之主而自朝廷達於天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徹小塗大不防於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袤而焦頭爛額獨全於火之未然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倚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

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
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
貼職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
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
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昔咎
故相故臣得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
以責難君父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
之識無他惟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人亦指君子為

小人此為難辨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
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
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
書削稿帝稱其平實遷著作佐郎邊帥以八陵圖來上詔
百官集議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於幕巢猶欲邀
功自固其位請擇賢帥如漢用充國使之親至邊境審
度事勢條上便宜丞相主出師關洛重珍力爭會邊帥
議和戰不一復召集議重珍奏曩乞專意備守不得已

則用應兵今不敢變前說不聽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
不能遏兵端乞免說書職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
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席旋命止之夫輟講偶以他故
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
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衂復進兵重
珍言若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怨氣不平而成
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又言邇來用臺諫頗主
不必矯激之說似畏剛方太過之士竊窺選用之意正

謂其平易而省事耳然數月之間一失於某再失於某
借曰慎重臺綱而憂其激亦當以平正者居之又論禁
旅貧弱教習頻嚴輒不能堪不稍變通非消變之道兼
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
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
遷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刑部
侍郎三辭不許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鐫斥置
閑散促覲愈力而疾不可起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

請大夫謚忠文

外史氏曰本心外物之辨是以正己者正君也抑邪人進正人其導君於正者不已至歟先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

胡珵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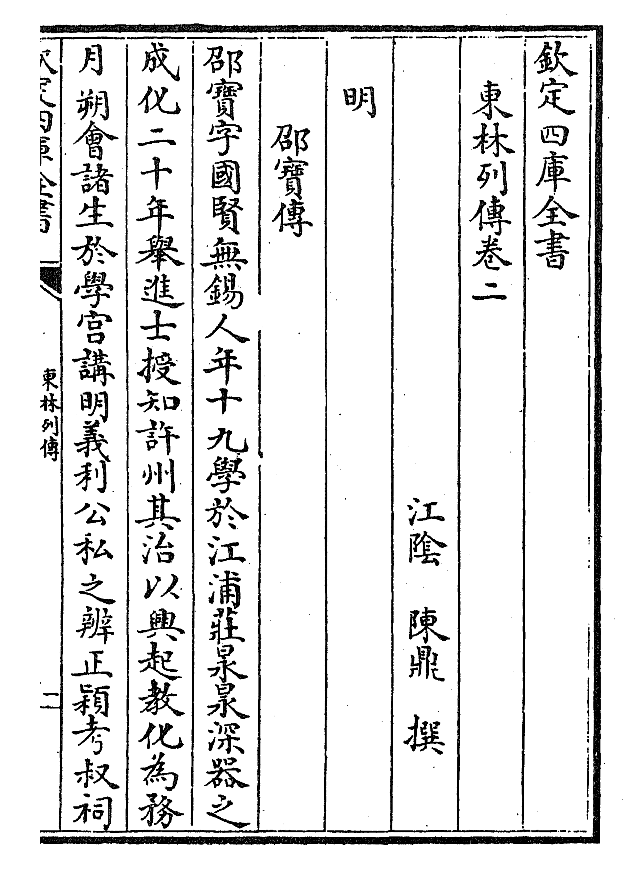
胡珵字德輝晉陵人建炎間以避地始居無錫甘露鄉宣和三年成進士調開德府儀曹掾歷遷祕書正字太學生陳東上書攻六賊言者謂珵嘗爲潤色又與李綱

同舟東下貶梧州人號蒼梧太守紹興初召試館職復除正字遷著作郎兼史館校勘時趙鼎當國以熈豐元祐舊史蕪穢屬珵與張嵲修正鼎去位出守嚴州及鼎復相又舉珵與嵲筆削成書已而秦檜立主和議珵與同館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合辭抗疏忤檜去性嗜學既第後嘗受學於楊時問辯語孟諸書究極精微又嘗謁劉元城於南都暨歸元城曰子聰明能護以至道當成令器遂以所聞退而筆之名護道錄尤善詩文

安貧樂道至老好學不倦為一時表正云

外史氏曰天下邪詖淫偽之害大都聰明人致之飈不如侗焉椎魯者抱其本來足以入道善乎元城聰明護道之言真篤論也凡為豪傑為聖賢與流而為小人為二氏止為聰明不能護以至道之故耳先生可謂能以至道護聰明者矣

東林列傳卷一




東林列傳卷二

江陰　陳鼎　撰

明

邵寶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年十九學於江浦莊泉深器之成化二十年舉進士授知許州其治以興起教化為務月朔會諸生於學宮講明義利公私之辨正穎考叔祠

墓改魏文帝廟以祠漢愍帝曰帝不稱獻而稱愍從昭烈所謚也州有巫言龍骨出地中為禍福賫取骨毁於庭杖巫而遣之尤急民事躬課農種倣朱子社倉立積散法行計口澆田法以備凶荒弘治七年入為户部員外郎崇王奏乞正陽鎮抽分課銀帝欲與賫謂侍郎劉大夏曰正陽畿輔地制不以封豈可使藩府收其商課如以春秋許田之義明白論列上宜聽從且課以救荒設非舊額宜革去大夏以其議上帝從之歴本部郎中

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調學校至則率諸生釋菜周元公祠修白鹿書院學舍以處來學者其教以致知力行為本先行檢而後文藝江西俗好陰陽家言有數十年不葬父母者實為令生員不葬親者不得與試於是相率舉葬以千計寧王宸濠索詩文峻却之後宸濠敗有司校勘獨無實跡遷浙江按察使再遷右布政司與鎮守太監勘處州銀礦實曰費多獲少勞民傷財慮生他變卒奏寢其事進湖廣左布政司正德四年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時劉瑾擅政寶議事至京絶不與通平江伯陳熊漕帥也賂瑾少瑾憾之一日昧爽遣校尉數輩追寶至左順門曰行逮汝張綵曹元二尚書自内出私語寶曰内執政謂君第劾平江則無後命矣寶曰平江功臣之後督漕未久無大過不知所劾二人默然去越三日給事中劾熊并劾寶徇庇遂逮熊下詔獄勒寶致仕瑾誅起廵撫貴州尋遷户部右侍郎進左侍郎命兼左僉都御史處置粮運及會勘通州城濠歸

奏俱稱旨先是寶為布政司時以母老乞歸養格於例不得至是再請詔許歸省抵家又疏終養始報可世宗即位起南京禮部尚書再疏辭命有司以禮存問母喪闋請致仕不允時寶門人桂萼以議禮驟貴虛揆席以招之不赴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寶三歲而孤事母過氏至孝母疾為奏告天願減已算延母年時甫十歲終養歸嘗得疾左手不仁猶朝夕侍親側不懈生平潛心理學躬行實踐而不肯居道學名嘗曰願為真士夫

不為假道學舉南畿受知於李東陽為詩文典重和雅以東陽為宗至於原本經術粹然一出於正所著學史簡端二錄巡撫吳廷舉上於朝其定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勿藥諸集又若干卷晚自號二泉學者稱二泉先生家居以造就鄉黨人材為急無錫故有東林書院為宋楊時講學處後廢寶與其門人華雲讀書其地乃搆精舍仍名曰東林講學其間厥後東林之教盈天下實自寶始又建五賢祠於學之東祀楊龜山以喻樗尤袤

李祥蔣重珍配祀萬歷甲辰顧憲成高攀龍重修東林書院建道南祠亦以楊龜山主祀羅從彥及喻樗尤袤李祥蔣重珍胡珵配之而以寶從祀焉

外史氏曰先生為東林發軔者也豈特真士夫哉遡其居官所行之政在在皆合於道視學江右所得之士君子濟濟不趨瑾不附咢卒以身退及居林下又創東林講學以造就鄉黨人材既而顧高輩出揭其遺風流韻遂至賢良忠義盈滿天下可謂真道學矣豈特真士夫

而已哉

顧憲成傳 弟允成 孫樞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自父學徙居涇里又號涇陽少負悟從師講養心莫善於寡欲前請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心為主欲為役主强則役拱伏矣十歲讀韓昌黎諱辨每遇其父名輒諱之然不可勝諱鬱鬱不樂師詰之故以告其父曰昔唐韓安王諱忠語其子曰汝諱我是忘忠也忠可忘乎忘忠則我可忘也自是遂不

諱其父告憲成曰學之不可忘亦猶忠也憲成謹受教家貧不能延師就學隣塾歸必篝燈誦讀恒至達旦其舉業之文垂髫已震蹥一時矣稍長即從事理學萬歷四年舉鄉試第一八年成進士授户部主事時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禱於神憲成獨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使人塗滅之居正死改吏部主事請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補驗封司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時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執政盡喪其私人人皆恚之時工部尚

書何起鳴被劾起鳴訐自修以媚執政給事中陳與郊
承風旨並論二人實庇何而攻辛於是自修起鳴並罷
并責四御史糾起鳴者憲成上疏言何起鳴訐辛自修
既罷自修謝之矣而又降四御史是欲緘天下之口也
語侵閣臣并責大臣言當各務自反有旨切責謫桂陽
州判至則日與諸生講學稍遷處州府推官丁母憂服
除補泉州府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司主事吏
部從無出而復入者從人望也會有詔三皇子並封王

憲成倡四司上言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之有無非也皇上動稱祖訓祖訓所載立嫡待嫡之條意各有主與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

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於已概置弗省豈皇上之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父與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也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爾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為太子諸子為藩王於理為順於分為稱於情為安有何

不得已而然乎耦尊均大逼所由生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宫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宫也毋乃啓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即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皇后為母而後

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矣命方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皇上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自並封之命下叩閽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夜趨召正欲為國家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

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即臣等亦有不能為皇上解者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伏願皇上反觀長慮無違成憲無拂輿情無爽初命使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悉在是矣

憲成又貽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之議卒寢二十一年内計吏部尚書孫鑨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南星奉旨罷憲成疏請同罷不報時鄒元標已轉南刑部求去有旨放之去憲成力勸錫爵疏留勉從之及冡宰孫鑨罷推代者時趙用賢以侍郎署吏部事錫爵囑推禮部尚書羅萬化萬化翰林也又其同氣錫爵欲用為冡宰盡攬其權以歸政府憲成曰往者内閣之推不專在翰林今已專據之矣而復兼

冢宰是翰林之外虛無人矣此決不可用賢以告錫爵
錫爵大恚然其議遂格而陳有年尚書吏部矣及憲成
典選有會推閣臣之命吏部舉七人以山陰王家屏為
首而萬化不與焉錫爵恚甚揚言曰羅君推冢宰曰非
翰林所宜今推內閣何又不可耶復以屬有年有年不
聽而劾萬化者疏又至於是罷有年削憲成籍給事中
遂中立上疏力救並見黜先是憲成見羣賢播棄日多
思漸相汲引非錫爵意也值其假沐而推孟一脉王德

新輒得旨錫爵佯喜謂之曰此機甚佳自此益急推舉欲以激上怒又委過焉自憲成去而懐忠持正者充塞林下矣是時其弟允成亦得罪歸里與兄日集羣賢講學取孔孟程朱之書而闡明之高明者聞之可入始學者聞之不駭既又得先輩邵寶所修楊時東林祠遺址於東林庵旁闢為東林書院大會吳越之士講習其中歲有會月有紀而東林之名滿天下矣三十六年起南京光禄寺少卿䟽辭不就又推順天府丞命不下再陪

推左僉都御史時孫丕揚再起為冢宰矣先是二十三年丕揚以冢宰掌外察黜督學馬猶龍及叅政丁此呂等侍郎沈思孝爭之强丕揚不聽疏逮此呂羅致之遣戍而死以是並不悅思孝而又有人言思孝欲奪其位及淮揚巡撫李三才亦其所不悅至是廷臣力攻三才憲成為移書政府及丕揚謂三才在淮揚能制稅璫不敢動安民弭亂之功甚大其人磊落非暮夜受金者又言思孝猶龍之賢丕揚曰吾已容之矣既而一二攻三

才者稍侵憲成憲成惟自反不與稽也又其甚者以東林為詬厲物論喧豗是非錯互於憲成何與哉方憲成之再入銓曹也趙南星亦被罪尚書孫鑨亦奪俸三月憲成與李復陽同疏申救不報而允成等皆貶官亡何憲成亦削籍大抵錫爵之謀也而當錫爵再被召憲成猶惓惓望之所上葉向高孫丕揚書期其破𥂕錄善去私效忠蓋其憂天下之深愛國之至不暇計其言之可否也至其論學首辯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其時

管志道亦設講於三吳主一貫三教而實入於禪憲成謂釋氏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然辯四字於告子易辯四字於釋氏難以告子之見性粗釋氏之見性微也辯四字於釋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釋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又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

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無弊不可得矣羅念庵曰終日言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是外道使陽明再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豈不殺人然則陽明再生目擊茲弊將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其維持正學皆此類也萬歷四十年辛年六十三歿後十五年猶以黨人奪職崇禎初贈吏部左侍郎謚端

文所著有涇皐藏稿小心齋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語商語還經錄証性編桑梓錄諸書弟允成字季時號涇凡舉萬歴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廷試對策切直有曰内寵將盛羣小將逞語侵鄭貴妃讀卷官覽之大驚抑置第三甲時御史房寰疏詆南京右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合同榜進士彭遵古諸壽賢具疏曰人貪則畏人攻其貪未有執已之貪而攻人之廉者夫欲天下人為寰甚易為瑞甚難寰身享貪饕之利而詆瑞為欺

世盜名臣等之所痛心也得旨削籍久之廷臣薦允成學行授南康府教授以母病謝不赴母憂服除補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三王並封議起允成與同官張納陛等力陳不可考功郎中趙南星被譴復疏救謫光州判官立朝僅六十日允成謝光州歸與兄憲成講學東林每以狂狷自處疾世之為鄉愿而託於中行者卒年五十四天啓初贈尚寶司丞憲成孫樞天啓中舉人以學行聞於世

外史氏曰先生昆季有絶人之才而用其全力於學恪守程朱力闡性善之旨居官雖未究其用而所與天子宰相爭是非者皆宗社大計晚年倡道東林引掖後學四方賢士爭歸之或亦有附以為名高而忌者遂目之為黨其後爭三案者攻魏忠賢者大率東林之人於是小人之害君子更以東林為名門户相攻二三十年未已要自天啓以迄崇禎之末其間忠節之士接踵而出不可謂非講學之力也當先生之始事不過二三同志

闡明絶學豈嘗欲樹壇坫標榜清流及乎應和既廣其徒頗以操持國是鑒别流品於是朋黨之禍起視漢之東京幾無以異焉高景逸先生云自孟子以來得朱子千四百年間一折衷也自朱子以來得顧子又四百年間一折衷也則其所學之正直接程朱者矣

高攀龍傳　華允誠

高攀龍字存之號景逸無錫人年二十五聞顧憲成講學始志於學萬歷十七年成進士其舉會試吏部考功

員外郎趙南星所取士也授行人司行人時四川按察司僉事張世則䟽詆程朱傳註獻所著大學初義請頒學宫一改章句之舊攀龍上言畧曰臣維自昔儒者說經不無異同而是非不容乖謬今以程朱大賢謂其學曰不能誠意謂其教曰誤人為是耶為非耶我太祖高皇帝即位之初首立太學命許存仁為祭酒一宗朱氏之學令學者非五經孔孟之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成祖文皇帝益張而大之命儒臣輯五經四書大

全及性理全書頒布天下饒州儒士朱季友詣闕上書專詆周程張朱之說上覽而怒曰此儒之賊也命有司聲罪杖遣悉焚其所著書曰毋誤後人於是邪說屏息迨今二百餘年庠序之所教制科之所取一禀於是不意今日乃有世則者肆然欲變祖宗之制率天下而背之也且自世廟以前雖有訓詁詞章之習而天下多實學自穆廟以來率多穿鑿虛幻之談而弊不知所終使世則之言一倡人人得自騁其私淫詞邪說充塞天下

二祖列宗之教蕩然掃地矣朝廷是之二十年冬奉詔
南京謁孝陵時大學士王錫爵再起當國癸巳京察孫
鑨為吏部尚書趙南星為考功主計所排斥與相臣忤
而臺省長官恥不得與於是言者論謫南星孫鑨罷郎
中于孔兼主事顧允成薛敷教等力爭皆謫而吏部侍
郎趙用賢亦被論將併去之都御史李世達疏救復為
戶部郎中楊應宿所攻遂與用賢俱去吏部為之一空
明年攀龍使歸即上疏論其事語侵輔臣又言楊應宿

借不附吏部之名致阿徇内閣之實反謂近世一種小人專以抗閣臣為風裁附吏部為得計其為說愈佞而其為害愈深閣臣不當陰除異已鋤善類以空人國疏入應宿再劾南星等賍私而言攀龍與選郎顧憲成為姻此疏其阿吏部之實也時言官多佐内閣攻銓司御史吳弘濟獨抗章謂攀龍為君子正論應宿為小人邪說有旨會勘弘濟遂奪職攀龍謫廣東揭陽縣典史二十二年七月攀龍取道浙閩以達揭陽遂渡錢塘登嚴

光釣臺所至亦講學不輟尋入武彛謁蔡元定祠憩朱熹精舍益以道學為己任抵揭陽潮之人士皆從之游經其指授皆知向學及歸學益有得自築室漆湖之上曰水居時讀書習靜其中又與顧憲成修復東林書院祀宋儒楊時偕諸同志以道學相切劘海内士大夫之賢者聞其名皆尊東林從者日衆後邪臣遂指之為門戶四十年憲成卒攀龍乃專講席徘徊家居三十年名益重天啓改元起為光祿寺丞二年進本寺少卿時禮

部尚書孫慎行追論紅丸歸罪舊輔方從哲下廷臣會議攀龍謂從哲交通國戚表裏為姦心不知有君無逃首惡之罪議甚峻轉太常寺少卿復上疏略曰禮部尚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隄防甚遠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者交結鄭國泰父子所以謀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以文昇之藥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為鄭者誅鋤其不為鄭者一時若狂知有鄭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為陛下之孝

而說者乃曰為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又如
戎政尚書黃克纘論李選侍一事陛下念聖母則宣布
選侍之罪念皇考則優待選侍以禮義盡仁至而說者
乃曰為聖母隱諱則為孝明如聖諭以為假託忠如楊
漣以為居功人臣避居功必且甘居罪君父有急袖手
旁觀此大亂之道也若惑其說孝不知其孝不孝以為
大孝忠不知其忠不忠以為大忠事有不辨於至微貽
禍於無窮者皆如此類如方從哲鄭養性豈容一日不

討尚令居輦轂下耶疏入傳旨高攀龍誣朕不孝當重譴閣臣葉向高力救免是時持異議者甚衆給事中王志道首疏附和攀龍又遺書責之曰人臣為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追誅為君父種禍也夫以青宮紫禁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皆意想所不及而實中外所共知此而諱之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若更加之正人以誣謗不幾為亂賊立箝口之法乎皇祖威福在手妙於調

停是皇祖身上事皇考仁孝根心妙於隱忍是皇考身上事皇上祖考在念妙於處分是皇上身上事若夫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上下相維並行不悖今但言孝經尊親而不言春秋討賊言主上父子之親不言臣下君臣之義言主上一時之權不言宇宙萬世之經使亂臣賊子聞之而喜忠臣義士聞之而懼一喜一懼之間所係世道人心豈其微哉時從哲雖得免議而天下以為三案是非非斯言不能折

也五月陞太常寺少卿時御史鄒元標馮從吾建首善書院於京師攀龍時與講會方鄭之黨憎而且懼給事中朱童蒙因疏訐東林目為朋黨於是元標等皆去位攀龍隨乞休不允進刑部右侍郎時魏忠賢用事羣小爭附而趙南星為吏部尚書不附忠賢都御史缺廷推屬攀龍攀龍謂師生不當分掌部院徒為攻門戶者藉口力辭不得既就職首劾罷忠賢私人崔呈秀先是副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漣亦東林人於是羣

小合謀噉忠賢曰東林必殺公適會推山西巡撫以謝應祥名上御史陳九疇誣劾部院徇私有旨切責遂與南星俱罷歸數月忠賢呈秀勢益張修怨益力五年四月詔獄起欲以汪文言贓坐攀龍賴吳錦衣者持之得免八月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乃移祀楊時於道南祠戍南星逮楊漣魏大中等殺之而削攀龍職方大中之就逮也過無錫攀龍操舟送之高橋犀小知之益怒令織造太監李實劾周順昌等攀龍與焉緹騎將至有偵

其事以告者是日攀龍謁道南祠作告龜山先生文焚之歸與二門生一弟酌後園池上聞官旂已至吳門逮順昌笑曰吾視死如歸今果然矣晚復與家人飲夜半信益急乃整衣至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為就道計姑暫退遂作字二紙緘篋中復入與夫人語而出二孫侍取所封紙置几上示之曰明日以此付官旂毋先發因扃户移時不聞聲諸子排户入一燈熒然發所封紙則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臣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

北面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
垂絶書乞使者執此以報皇上復有别友書云僕得從
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稍得力諸子惶
駭奔池畔則已沈死衣冠端立如平生年六十五先是
就逮諸臣皆具極刑斃詔獄不辱者攀龍一人而已崇
禎元年詔褒卹死事諸臣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謚忠
憲廕一子攀龍生負重望以直道不容於時雖位列九
卿立朝未及數載至其護善類擊奸黨蓋孤忠自許死

而後已者今世傳其書有異端辨困學記周易孔義春秋孔義高子遺書編輯朱子要語皆本主敬格致之說嘗謂人曰善學孔子者無如朱子故所學爲得其正與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輩齊名裒然東林之冠論者謂有明理學名儒如陳獻章之灑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瑄之實踐王守仁之超悟攀龍殆兼有之而無其弊門人華允誠字汝立號鳳超無錫人天啓二年進士少受易於錢一本及長從攀龍聞主靜之學攀龍入朝允誠從

攀龍與人書曰僕一路受鳳超之益整齊嚴肅殆若性
成故居之甚安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崇禎初進員外郎
改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感時事上三大可惜四大可憂
疏直糾大學士温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閣部朋比阿
黨市權奉旨切責令回奏因盡發洪學諸交通狀帝知
允誠忠實僅奪俸未幾請終養歸大學士周延儒再召
頗以收攬清流為名邀允誠一見固不往福王稱號江
南起為吏部驗封司員外郎見時事不可為告歸在官

僅十三日未幾南都亡遂匿不出後以不雉髮故同其從孫尚濂被執俱死焉

外史氏曰東林自顧涇陽先生於萬歷二十二年會推閣臣罷歸與同邑高景逸劉本孺安我素諸君子講學之所一時清流趨之如市而東林之名遂滿天下推其名高之故始於爭立國本一請再請乃至三請屢請而不允甚而嚴遂之遠竄之既而廷杖累累流血滿庭而爭之益力當時政府不相濟而相軋於是遂目爭者為

黨人一斥不復沈一貫陰為賊害恃權求勝受黜者身去而名高東林君子之譽沸宇内尊其言為清議即中朝亦以其是非為低昂門庭愈峻而求進者愈衆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學不講則聖道不明而人心敝廉恥喪焉當其講學之意原以發明人心道心綱常倫理出則致君澤民斥邪扶正以剛介節烈為重以禮義廉恥為貴故胥天下而化焉於是廟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負者小人輒忌之嫉之擠以汚垢之秩曰毋使其糶口或

黠鹽榷之役者必攢眉蹙額環妻子而流涕曰自兹不可以為人矣故莅任必矯其廉潔顧以自贖然腥羶之名卒不可洗遂負沒齒之恨每罷官歸里者若破車罷馬殘書數簏鄉黨卒以為賢願與約婚姻結金蘭相與往還不倦若歸有餘貲買田宅高棟宇即親弟姪亦鄙以為貪夫至於親戚朋友老死不相往來宗族父老之嚴者拒不令入家廟曰恐辱吾祖宗也曰吾祖宗亦羞見汝此等貪夫也由是深山窮谷雖黄童白叟婦人女

子皆知東林為賢販夫豎子或相誚讓輒曰汝東林賢者耶何其清白如是耶至今農夫野老相傳以為口實猶諜諜不休焉自涇陽先生救淮撫之書出而東林之禍萌未幾妖書獄起梃擊案興而君子小人有不容之勢矣乃至摧遏正人必欲一網打盡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於是攻東林者起矣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則盡攻東林者矣世之所謂清流者驅除殆盡時臺諫有齊楚浙三方鼎峙之號士大夫有清譽者莫不垂首喪氣

焉迨光宗即位葉向高劉一燝執政鄒元標趙南星周嘉謨馮從吾輩皆班九卿一時清流稍有起色奈諸君子持論太嚴於是爭紅丸爭移宮而東林之禍熾矣及夫熹宗委命閹寺熊王之獄既成楊左之禍遂烈又假三案以媒孽東林而正人君子幾無噍類說者謂漢家黨錮四十年而黃巾起黨錮始解然無補於漢室之亡東林亦四十餘年而闖賊犯闕門戶乃敗更無救於明社之墟噫是何言歟崔魏煽逆不有楊左諸君則趙高

問鼎矣闖賊渫血不有范景文李邦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諸公則河岳崇羞乾坤削色矣東林自爭立儲以來趨義如鶩王錫爵等依違熒惑於上與諸君子相左及崔魏播虐魏廣微附和勾結諸君子必欲芟惡除奸如農夫之務去草而蹈禍益深崇禎之朝宰相如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容悅取媚覆餗貽譏而諸君子以綱常名教自任始終矛盾天下事不可為矣東林初起者為顧為高為鄒為趙繼之者為楊為左再繼之文

震孟姚希孟最後則馬世竒輩皆節義文章足以驚天地動鬼神者也攻之者始為沈一貫繼則亓詩教官應震吳亮嗣劉廷元趙興邦韓浚湯賓尹韓敬等其後則朱童蒙喬應甲傅櫆傅繼教傅應星陳良訓張訥曹欽程霍維華潘汝楨范濟世崔呈秀魏廣微徐大化楊炳陳序倪文煥石三畏顧天埈顧鼎臣梁夢環岳駿聲楊所修康丕揚周應秋薛貞楊維垣等又繼以溫薛張陳最後者為馬為阮而天下亡矣嗚呼東林非亡明者攻

東林者亡之也哀哉

東林列傳卷二